

碚城记忆

呀！豆花

■殷艳妮

豆花是平易近人之物，原材料是普普通通的黄豆，但我每次吃豆花，总会觉得惊喜，语调轻快，尾音上扬，叹一句：“呀！豆花。”吃豆花的心情，如同吃大餐一般。

小时候，吃豆花是一件隆重的事，只有在过节或者家里有人过生日的时候才吃。因为磨豆花很费力，工序又复杂，是不可能天天做的。我们家有一口笨重的石磨，二百来斤，用来磨豆花，也磨玉米或者糯米，但主要还是磨豆花。磨豆花还用到了点杠杆原理，石磨套在一个T字形木杆远的那端，磨的时候，手臂撑住T形木杆两边不停地用力推拉，带动磨盘转起来，所以磨豆花也经常说成“推豆花”。刚够磨盘高的我，每次爸妈推豆花的时候也不闲着，立于磨旁添豆子，因为石磨一直在动，最初我会把豆子漏到石槽里和磨出的浆混在一起，后来渐渐熟练了，豆子可以精确地喂进磨眼中，又快又准又稳。

豆花之轻巧，说它是“水上漂”一点也不为过，但其制作过程却不是那么轻巧，既需要体力又需要技术，大致可分为四个步骤：磨豆子、滤豆渣、烧豆浆、点豆花。前两个靠的是体力，后两个就需要点技术了，急不得快不得，火候大不得。点豆花最有趣，过滤后的浆烧开，舀出一些单独放置，撒上糖就是香香甜甜的豆浆；再转细火，锅里剩余的浆汁，用胆水轻点其上，均匀打圈，可见白色绵软之物慢慢在水中漂浮，先是丝状，再是絮状，然后团状，逐渐汇集，最后白白的豆花就完整地凝结在一处了，而原本白色的浆汁则变得清澈透亮。

豆花的生成在我看来像是一道魔法，一斤多黄豆竟然可以变成一大锅样貌完全不同的东西，当天吃不完的，用筲箕压实了做成豆腐，还能吃两天。豆花特别下饭，一家人吃得又饱又满足。现在的豆花都是机器磨的了，但“点”的方式还跟以前一样。北碚南大道附近有家豆花馆，每桌放置一口铁锅，客人来了豆浆入锅，现烧现点，吃起来略有小时候的感觉。

豆花还有些神奇功效。我们村的周某，每次生病，吃药老不见好，但只要一吃豆花就好了，这也是豆花的形成之外又一让我惊叹的地方。靠豆花

治病的人，不是罕例，邻村也有。这到底是什么病呢，估计是“馋病”吧。我妈吃豆花的时候，喜欢先把头埋低凑在碗口上方，她说热豆花的蒸汽可以明目。我妈过生日那天，商量了半天吃什么，提了很多方案都不甚合她心意，后来路过一个不起眼的小馆子，招牌上有“豆花”二字，我说要不不就在这儿吃吧，老妈欣然应允。

豆花这道菜，大席小席都上得，大庆小庆都吃得，菜丰的时候，它可锦上添花，菜少的时候，它也可以撑起整个台面。哪怕只有这一道菜，依然可以独自美丽而不会让人觉得寒碜。豆花的亲戚有很多，豆芽、豆浆、豆腐、豆干、豆皮、豆腐脑……但豆花无疑是这个家族中最鲜美的一个，它口感白嫩、绵软、清香，不腻人，也不寡淡，恰到好处。白豆花挑进嘴里，入口就化了，然后有一丝甜甜的回甘。清香中带着泉水的味道、天空的味道，如果我品尝到白云是什么味，大概会跟豆花差不多。豆花要配蘸碟，有人嗜辣就多加一勺辣椒，有人喜酸则多倒点醋，还有多加盐的加蒜的加糖的。这豆花啊，像是原本清白的人生，麻辣酸甜，最后全凭你自己调配出各种不同滋味。一碗下肚，整个人都通透、酣畅了。

吃豆花，是能体现一个人水平的人。水平高的人，吃的时候从边缘着手，豆花不会散，被一点点“蚕食”，调料碟越吃越干，吃到最后，不仅蘸碟干净，豆花一点不剩，就连盛豆花的碗也干得干净，汤水清亮没有一丝油星。水平低的人，从下第一筷就糟糕了，正中央插筷直下，一插一挑，啥也没捞起来不说，豆花全散了，纵有千钧之力也无法施展，最后只得用勺子舀着吃。豆花水被舀到蘸碟里，辣椒油又混进了豆花碗中，油花四起汤水飞溅，一塌糊涂。可见吃好豆花，靠蛮力是不行的，心思要巧，手眼要协调。很可惜，我吃了这么多年豆花，却每每弄得杯盘狼藉。

北碚有两家豆花店比较出名，“唯一豆花”和“张豆花”，在老北碚人心中地位甚高，他们的位置都在北碚老城，算是豆花中的老字号了，这么多年也不分开店，新城是没有的。豆花和豆花不同，讲究的店，点单的时候跑堂就会问，要“荷叶”吗？这个“荷叶”，是豆花中的一种“行话”，表示最嫩的，



类似于牛排三分熟。或许这种称呼是取其形态，如同一枚刚出水的新荷飘飘荡荡浮在水面。

惯吃“荷叶”豆花的人，一定是生活安定闲适且内心平和的人，用筷子细细挑起来，不疾不徐，挑不好，全部呈小白絮散开，又仿若一滴露珠滚落荷叶之上左右晃荡，而后摔落成了八瓣。匆忙之人、急躁之人、不幸之人，都吃不好这“荷叶”。匆忙之人没有时间，急躁之人没有心思，不幸之人没有福分。“荷叶”之与我，如周敦颐之莲，“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一双筷子颤颤巍巍，根本没法完整夹起，于是更加着急，心不静意不平气不顺，如何体会得了这碗“荷叶”的真味？

太匆忙了，这半生，忙着学习忙着工作，忙着成家立业，还要忙一切生老病死的事，却没时间学会吃好一碗豆花。同学周末回北碚，吃“张豆花”，发微信朋友圈，带着炫耀和满足的意味。文案中的“幸福时光”四个字特别惹眼，原来，吃一碗豆花是如此幸福的事。烟花易冷，豆花却不易凉，此时的豆花，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更是精神寄托，是乡情，是思念，是回不去也忘不了旧时光。而我，也不可能再吃得到和妈妈一起磨出来的豆花了。

“推磨、摇磨、推把把、请gaga（重庆部分地区会把外婆称作gaga，平声），推豆腐、请舅舅……”

这是一首很土气的童谣，小时候我的外婆念给我听，现在我妈妈念给我的孩子听，有时候我也跟着念，但却是很小声地念。多么土啊，我有点担心路过的人听到了会笑话我。也许以后，等我头发白了满脸皱纹了，也会大声地念给我的孙辈听。他们用稚嫩最清脆的声音跟着我学，那声音一板一眼、纯白无暇，嫩得可以滴出水来，是人间至美。

但愿我的日记本里
还有多余的纸张
可以信笔涂鸦
然后叠成一架纸飞机
投进窗外的黄昏
去往我在梦里寻觅的
有稻草人立在田头的
我的故乡

诗词春秋

当我还是一个小孩
你就开始向我传达思念的情绪
你拉我坐在老树下
等待候鸟从书中的南方回来
在电线上站成一排排“省略号”
那蔚蓝的天空中
有轻柔的云朵
替我们铺好远方的白日梦

遥望远方的故乡

■杨亚爽

我又开始情不自禁地想念
萧萧落叶铺满长街
藏不住隐秘的岁月
你和我一前一后
在飞起的廊檐下轻轻走过
所有的故事重叠在一起
只剩下光滑的石板路
就好像是岁月的底片

我又在想你了
在异乡阑珊的灯火中
喝酒，只需要一点点就醉了
耳边响起儿时的歌谣
击穿我流浪的心脏
遥远的故乡啊
我想现在就回去看你
看你黑色的睫毛闪动
等候洁白的雪花飘下来

红尘有爱

补丁“开花”

■田雪梅

女儿在体育课上不小心摔了一跤，蹭破了校服裤子。裤子膝盖处破了一个圆溜溜的小洞，像一只好奇张望的眼睛。我的第一反应是贴个布贴应急，再订套新校服，但女儿嘟着嘴说：“那布贴像块狗皮膏药，我又不是一两岁的小孩，幼稚不幼稚！”母亲闻声从厨房里出来，说：“让我瞧瞧！”说着，她已拿出了她的“百宝盒”——针线盒。母亲拿了根浅蓝色的线，跟裤子的颜色比了对了一番。捻捻线头，对着亮光穿针引线，女儿急了，把裤子攥得紧紧的，叫着：“我不穿打补丁的裤子！”母亲微笑着说：“我保证让你穿上有个性的裤子！”女儿将信将疑地松开了攥裤子的手。

母亲先在那只“眼睛”周围用笔画了个圆、点了六个点，然后她戴好顶针，针线穿来穿去，让人眼花缭乱。不一会儿，那只“眼睛”变成了一朵六棱花。女儿喜出望外，穿好裤子对着镜子照来照去，不住地赞道：“奇迹啊！奇迹啊！”

母亲的一双巧手常能使我们的衣服“起死回生”。有一次去公园，我的一条崭新的白色连衣裙被树枝勾了一下，袖子被撕开了一道口子。裙子上的“伤口”让我心疼不已，因为那是我最心爱的裙子，而且价格不菲。

母亲接过裙子端详了一会儿，说她来补补看。她拿出好几种丝线比对比一番，选好线，用细细的白丝线顺着裂缝缝了一根树枝，还用细线在树枝上密密匝匝地点了几根不规则的细小枝丫，在枝丫间用红色丝线点缀了几朵梅花，开得活泼热烈，乍一看，像真的一样。别人都说我那条裙子太过素雅，一点装饰都没有，经过母亲的巧手，把我名字中的“梅”绣了上去，让那条连衣裙瞬间变得独特起来，成了我最珍爱的一条裙子。

记得小时候，一家大小的袜子母亲补得最勤。她补袜子，不是剪一块近色系的布块缝在破了的地方，而是把袜子套在鞋楦子上，看了又看，然后再在那些破了的地方缝出不同的图案，大人的袜子补规则的几何图形，小孩的袜子则缝出小动物小花小草的图案，我们的脚下便开起了“花”，对旧袜子再也不排斥，欢欢喜喜地穿上脚。去亲戚家，上炕时大大方方地脱鞋，因为我们的袜子上不是补丁，而是最美的“花”。

家里的床单被套，我们的衣服，破个小洞，母亲就用那根绣花针，选线穿针，在头发上蹭两下，针线在她指间游走，当缝出雏形时，她拿起来仔细端详一番，就又任凭针线在她指间翻飞……

光阴流转，唯爱永恒。补丁在母亲手下“开花”，那“花”在年轮里摇曳，惊艳了时光，芬芳了我的岁月，成为生活中最美的馈赠。

《金刚碑》

王长军/绘画



心香一味

碚城同心 志愿抗疫

北碚作家积极参与抗疫志愿服务

■张昊

若干年后，当我们站在时光长河的另一头回望2022年，尤其是2022年的北碚时，我们定然会惊叹她的不平凡和北碚人的坚韧顽强。

2017年以来，北碚区作家协会积极投身文学志愿服务活动，组织了多场次的文学志愿服务活动，深入社区和基层一线，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2022年北碚“8·21”山火期间，北碚作家协会不仅组织会员创作了大量新闻、文学作品，

还有多位作家积极投身抗击山火一线，贡献了力所能及的力量。

2022年11月以来，北碚疫情散点多发，多位作家被封控在家，但他们依然各尽所能，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攻坚战中。

11月9日，会员刘盈盈所居住小区出现阳性病例，紧急封控三天。在业主群看到征集志愿者的通知后，刘盈盈第一时间报了名，被分配到唯一的物资通道参与物流配送工作。在大家的配合下，解决了管控期间整个小区共计1800多人的蔬果、粮油等生活物资采购问题。

11月11日清晨，会员伍正华连接到几个电话。他意识到，疫情加剧了，前方人手不够，甚至来

不及思考和准备他就踏上了征程。他负责疏通来往的车辆，进行人员疏导，对于全域阳阳十分重要的核酸检测采样管，也放在他们这个卡点进行看管，直到由专车送去检测。

11月14日晚上，唐敏夫妻二人积极参与由北碚区委统战部组织的歌马隔离点改建工作，为隔离点铺设床位、替换被套，为隔离管控人员营造温馨舒适的居住环境。

协会会员于爱全、龙宇环更是长期吃住在单位，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抗疫路上，有你有我，志愿服务，永远在路上。我们应随时铭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在自我管理、风险控制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帮助他人、服务社会、贡献祖国。致敬，所有的抗疫战士！